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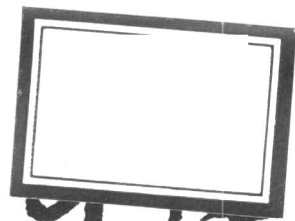
狗 領 風 騷

毛泽东心路解读

陈晋／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江苏省委
中央电视台

万卷出版公司



獨領風騷

毛泽东心路解读

陈晋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江苏省委
中央电视台

万卷出版公司

© 陈晋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领风骚: 毛泽东心路解读 / 陈晋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4.1

ISBN 7-80601-616-3

I.独... II.陈... III.毛泽东 (1893~1976) —人物研究 IV.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1882 号

总 策 划: 李英健

策划执行: 佟晓波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51mm × 227mm

字 数: 32 万字

印 张: 22

印 数: 1-10 000 册

出版时间: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英健 张 艳 朱玉玫 张业宏

特约责编: 丁建新

装帧设计: 杜 江 刘萍萍

责任校对: 孙明慧 王 申 刘文英

定 价: 29.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53 23284454

邮购热线: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http: //www.chinavpc.com

电视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主创人员

顾问：逢先知、韩培信、储江
出品人：杨胜群、赵化勇、任彦申
总监制：王国生、李捷、王庚年、段申绪、史和平
监制：杨承志、宋玉洁、吴树南
总制片人：黄玉生、孙燕丽
艺术总监、执行总制片人：俞黑子
撰稿：陈晋
总编导：苏子龙、高峰
执行总编导：郭晓伟、张衡
编导、摄像：曹海滨、王春晓、糜茂勤、单哲、褚福民
责任编辑：常浩如、邹嘉南、王健虎

目 录

第一章	心路风景	001
第二章	“奇士”的青春	017
第三章	月亮吟	031
第四章	问乾坤沉浮	047
第五章	用兵纪实	061
第六章	狂飙图	075
第七章	战场看人生	089
第八章	悲壮的一跃	103
第九章	青山作证	117
第十章	和大地谈心	131
第十一章	天骄风流	145
第十二章	边关韵	161

目 录

第十三章	开国气象	175
第十四章	大海边的坐标	189
第十五章	击水新唱	201
第十六章	闲适情	215
第十七章	故乡感怀	229
第十八章	仙凡巡游曲	245
第十九章	新人赋	259
第二十章	冬天的歌	273
第二十一章	千年一叹	289
第二十二章	业未竟，鬓已秋	303
第二十三章	风骚行	317
第二十四章	诗人谢幕	329
后 记		342

卷一

第一章

心路风景

“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没有月亮，也会星光满天。

21世纪的荣光更加均匀地洒在每个人的脸上。一人举臂一呼便群起响应的时代，似乎已经远去。

人们脸上的神情在自由而个性地绽放。

人们心底的追求更为本色和真实。人们心底的追求闪耀着愈益多彩的光荣与梦想。

社会发展，时势迁变。

纵横捭阖的英雄故事会被遗忘吗？

引领历史的伟人风采会失去光泽吗？

虽说历史的法则是严酷的，但渗透情感、智慧和人格需要的历史评述，却从来公正，甚至有些温情。

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但轰轰烈烈也不假。

20世纪的轰轰烈烈已经远去，但宏大的史诗不会戛然而止，人们总会看到轰轰烈烈的史诗被一代一代地传唱，为的是给心灵世界留住永远高于实际生存状态的光荣与梦想。

这是人们的精神需要，也是传承文化和积累智慧的必要方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春风里，依然弥漫着过去年代的记忆和这些记忆挟带的理想、激情，还有无数英雄们的故事。

在人们的视野中，21世纪的政治和文化沙滩，不会淹没特殊人物的光泽。

比如，关于毛泽东。

毛泽东的人生和性格、才情和作为，以至他用兵、谋政、治国的决策，在今天依然是颇有诱惑的话题。

翻检他一生的纵横捭阖史，总有些让人惊讶复兴奋的决策行为。他的果断，他的别出心裁；他的深谋，他的见近知远；他的灵活，他的预留地步，常常会在当事人以及后来者的心目中，唤起阵阵激赏和意外的涟漪。

一个行高于众的人，被一群一流的精英所选择，进而被一个民族所归仰，自然靠他自身挟带的卓而不凡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一部大书，记载着一个人的历史重量和文化含量、智慧境界和人格品位。

解读这部大书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有时候，他的智慧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有时候，他的谋断犹如万泉之水出深山。

有源头，又好似没有源头。

这是让人称奇的内心世界和人格气象。

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从人们习惯上称为心灵窗口的诗的角度，去仔细揣摩和解读毛泽东，或许能够窥见一些神韵，领略他的人格风景。

1973年，刚刚大病一场的毛泽东，已经整整80岁了。

这年夏天，他用已经有些枯涩的情思，写了平生最后一首诗。

这年冬天，他还劳费情思地做了一件词墨韵事。

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自己一生的全部诗词作品，重新抄写了一遍。抄完后，他一一核对，对其中的一些词句作些修改。然

后让工作人员又抄写一遍。抄清后，又再次核对。

以老病之躯，如此这般，反复多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他似乎很想为后人留下一套完整的诗词定稿，又好像是在进行一次艺术上的自我总结。

他或许是要为自己的心灵世界，留住一片珍贵的情感空间，留住几多动人的历史回声。

他或许是在用诗人的目光审视自己一生的行程，重温那遥远起伏、百折千回的心路。

晚年邓小平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心路——

我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我最忙的时候，是当总书记的10年；我最紧张的时候，是1947年南渡黄河；最高兴的时候，是解放战争。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毛泽东，他的心路或许是——

最慷慨激昂的时候，是青年时代激扬文字。

最艰难困顿的时候，是引兵井冈山和驰骋赣南。

最郁闷痛苦的时候，是在中央苏区受到排挤和打击。

最惊心动魄的感受，是万里长征。

最高兴的事情，是解放战争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最亢奋探索的时候，是在20世纪50年代。

最悲患忧虑而又孤独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

每个人返顾自己那条苍茫来时心路，概括和表达方式或有不同，但这条心路却总是环环相扣，自然相接，其中的哪一段，似乎都无法回避和省略，而许多警悟，总是在进入一定阶段之后才能够获得。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漫长，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短促，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险峻，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宽阔，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难走，依然是心路。

数量并不太多的70来首诗词，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记载毛泽东人生经历最深刻的精神自传，是记载他对事业追求的另一种生动的叙事“版本”，更是诗人毛泽东播撒在坎坷心路上的性灵花朵。

诗人毛泽东，该汇聚多少情感？

毛泽东的诗，该传递多少消息？

这里有蓬勃的青春意气，有婉丽的爱情悲欢。
这里有谁主沉浮的浩歌，有霹雳暴动的风烟。
这里有残阳如血的壮烈，有战地黄花的灿烂。
这里有临海而迎潮搏浪的激情，有登山而依天抽剑的呼喊。

这里有风流人物的慷慨，有人间正道的沧桑。
这里有鲲鹏展翅的恢宏遐思，有乱云飞渡的从容气象。
这里有宏图惊世界，更有腊梅傲雪霜。
这里有坐地巡天的浪漫华章，更有闲庭信步的击水新唱。

心路的风景，是这般奇绝灿烂。

细细审视笔下天地，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景、革命风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悲欢、历史巨变，在暮年已至的心头，该唤起怎样的波澜？

诗歌，是毛泽东的语言故乡，也是他别具一格的生存方式。
在他的血管里，似乎也流淌着红色的诗。

一步入诗的王国，他那复杂的个性，精微的感觉，奔突的思想，便有了一种遏止不住的倾泻和升华。理智和情感，现实与未来，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王国里大多能获得默契的沟通和共鸣。

当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在黄土地上奋图生存的革命家时，美国的史沫特莱在延安的窑洞里采访了他。这位女记者的突出感受

是：“他首先是一位诗人。”

还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又一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美国女记者采访了他。她的感受依然是：“毛泽东不仅熟悉古代诗人，而他自己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毛泽东的诗具有古代诗人的伟大品质。”

那时候，毛泽东诗词还远远没有像今天的人们看到的这样丰富，传播的范围也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广泛。可来自另一种文化传统的蓝眼睛，为什么一下子看出毛泽东是一个诗人呢？

她们凭的是女性的直觉和敏感？

或许不全是这样。

诗人固然要写诗，但写诗的并不一定是诗人。

诗人固然要存活在他的作品里面，但诗人的本色和气质，才华和情感，却总要在他的行为作风乃至他的事业追求里吐纳声光。

毛泽东显然不属于那种只能写诗的纯粹诗人。

作为诗人，毛泽东有着异乎常人的自信。

还是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他便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对一个来访的美国人说了这样一句——



革命风云、人生悲欢、历史巨变，唤起怎样的波澜



“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就有一个”。

从那个时候往前大约四十多年，这位创造性的诗人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啼哭，和常人没有两样。大了一些，他自然也同乡村伙伴们一道去放牛割猪草，或者嬉水上学堂。

不同的是，在这个孩子出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绿阴掩映的故乡韶山峰半腰，却长出一片占地25亩的诗词碑林，上面用花岗岩精心雕刻着他的诗作。



| 一页小门，掩不住播火者的喷薄激情

一条蜿蜒小道伸进这灌木丛生的山坡，正是他小时候经常放牛或玩耍的地方。那时的乡村少年毛泽东，绝不会想到，这里将会长出自己的诗林。

父亲的本意，是要把毛泽东培养成一个像自己一样富裕的农民或精明的粮商。于是，在毛泽东17岁那年，父亲决定送他去湘潭的米店学徒。

或许是意识到已经身处人生的岔路口，毛泽东动用了各种方式，说服父亲改变了主意，答应他外出求学。

历史不会求证于假设，但历史常常可以去假设。

如果没有在人生岔路口的这一坚定选择，以后的惊天动地和千古传奇，也许绝不可能。由于毛泽东从小就不爱钱，在芸芸众生中，他可能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他也可能会去做别的，但大概不会是后来的政治家毛泽东，也不会是后来的诗人毛泽东。

这一人生转折的意义，在毛泽东走出韶山的那一刻，便露了端倪。他在不经意间向传统的农民生活作了一次诗人方式的



告别。

1910年，外出求学的毛泽东，临行前改写了一个叫月性的日本和尚写的言志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冲的毛泽东，到了长沙。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武汉。到了瑞金。到了遵义。到了延安。

他脚步匆匆，四处寻觅。

匆匆地行走，意味着任重道远。

肩负使命的人，总不免五味遍尝。

一路前行的毛泽东，终于走出了别样的人生风色，走出了辽阔的一片天地。

他先是一名学生。在湘江的波涛中舒展长臂拥抱五四大潮，成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

他成为了一个革命家、宣传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把泥腿子们引向开阔的大路上迅跑。

他成为了一个开创新路的政治家。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他走出一条新路，站在遥望东方看得见曙光的山头，点燃了星星之火。

他成为了一个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屡屡打破敌人的“围剿”，在远行的红军将士们濒临绝境的时候，他拨正航向，硬是让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他还成为了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在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里，他开始更为艰苦的富有创见的思想进军，使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群接受了一次特殊的精神洗礼。

在这期间，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媒体上面，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通电和文件当中，甚至也出现在反对他和他的事业的敌人的通缉令上。

毛泽东成了这样一个人：革命者说他是领袖，敌人说他是“匪首”，同情革命事业的朋友也会开玩笑说他是揭竿而起的“山大王”。

但没有人说他是诗人。

直到1937年，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长期在山沟里，在马背上转战的“匪首”毛泽东，竟然还会写诗。

人们更惊讶的是，把多种角色集于一身，才是毛泽东最为显著的诗人本色，才成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个最高意义上的创造性诗人。

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诗风，使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高度地融合在了一起。

就是他，一个叫艾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

1936年7月，为了探寻被国民党政府渲染为乌合之众的造反者们得以生存的秘密，23岁的斯诺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的陕北保安。他是第一个深入苏区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

面对外国记者，毛泽东也曾犹豫、绕弯甚至回避对自己的介绍。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对自己介绍一番，或许他意识到，可以通过斯诺这条渠道，放出一只悬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理想”的气球，以改变世人的印象。

在昏暗的马灯下，斯诺和毛泽东陆续谈了十几个晚上。一向不大喜欢谈论自己的毛泽东，向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敞开了心扉，谈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谈了自己的经历。

顺便，也谈起了诗词。

斯诺在他的新闻报道里说，毛泽东“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

毛泽东当时写给斯诺的，就是那首有名的《七律·长征》。



丨 举手同把盏，落笔有不同。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国家（右为毛泽东）

这首诗最早公开见诸文字，是在1937年4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的一本叫《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书中。这本书的总编译王福时，当时还是一位青年学生。他后来回忆说，《七律·长征》是斯诺提供给他的。

一个月后，王福时陪同美国的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他当面赠送给毛泽东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这样，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用铅字印出来的自己的诗作。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用英文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在书里把这首《七律·长征》作为第五章的结束语。他说：“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6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于是，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人们也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领袖。